

中华
实用智谋大典

文白对照

纵横家全书

房立中
主编

学苑出版社

纵横家全书

房立中 主编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责任编辑: 孟 白

责任校对: 陈运坤 刘 宁

装帧设计: 李 玲

版式设计: 黄旭东 郑 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横家全书/房立中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9

ISBN 7-5077-0927-2

I. 纵… II. 房… III. 纵横家-中国-手册- IV. B228-26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和平图书公司激光照排部照排

850×1168 1/32 36 印张 850 千字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册

定价:66.00 元

序 言

符 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有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包括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和优秀学术思想还没有被世界认识，或者说没有充分地认识。帝国主义者都是不公道地评价各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的，是有偏见的。他们说：中国就是落后，你们就是愚昧。当然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在封建时代闭关锁国，近代以来又长期落后，与国外的政治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我们也存在一个全面地认识自己历史的问题，不能公道地评价祖国历史上的各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功过是非。在中国历史上，儒家被抬得过高，而纵横家被贬得太低。诸子百家皆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在当时尚可以诸家并存、百家争鸣，后来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纵横家，几千年来常被当作反复无常的人物。司马迁为苏秦、张仪立传就是要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但是他的想法未能引起后人的应有重视，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今天房立中同志主编了这部《纵横家全书》，并写了专论，对纵横家言论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发掘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为今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纵横家就其实践来说,就是政治外交家,纵横家书主要是讲谈判艺术的。因此,纵横家书对于外交与谈判更有直接的借鉴价值。我希望学术界的朋友和外交界的同志们能继续发掘纵横家的传统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们的外交事业及其它各项事业服务。

1995年5月10日

自序

纵横家在战国至秦汉之际是一群名声显赫的政治人物，纵横家学说也是一门令人瞩目的显学。孟子、荀子的著述中曾提到过公孙衍、张仪、苏秦，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中也提到了苏秦。汉代的著述中提到纵横家的就更多了。这些都反映了纵横家在当时的影响。司马迁在为历史人物立传时也给了纵横家很高的地位。除儒家以外，各家代表人物多是合传，例如把老子、韩非合传，将孟子、荀卿合传，将孙子、吴起合传。而苏秦、张仪均单独列传。此外就立传人物的数量看，纵横家的地位也很高，立传的纵横家除张仪、苏秦外还有：樗里疾、甘茂、范雎、蔡泽、鲁仲连、邹阳、主父偃等。各传里附录的还有公孙衍、苏代、苏厉、蒯通等。可见在司马迁眼里，纵横家的地位要在墨家之上，并且不在兵家、法家之下。可是在汉代以后纵横家地位明显下降，其学说也被长期冷落，研究它的人也很少。我在研究纵横家的师祖鬼谷子及其著作时，发现了这一现象，特别是发现纵横家书多已散佚。于是萌生了汇编和辑佚纵横家著作的想法。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进程提出了这种需要，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特别是马王堆帛书纵横家书的发现，它使失传了两千多年的苏秦书基本上得以再现，为我们整理纵横家著作提供了宝贵资料。

这部《纵横家全书》意在将目前可能找到的有关纵横游说辞汇

编出来,以便为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某些方便。为此,本书不止收集苏秦、张仪等著名纵横家言论,还收集了一些辩士和说客的说辞;不止收集了纵横学派说辞,也收集了其他学派某些人物的纵横言论;不止收集了战国时期的纵横言论,也收了汉代及后世某些著名说辞。我们把这部汇集各种说服辞的集子统称为《纵横家全书》。其实,其中提到的人物未必都是纵横学派的人物,即便是纵横学派的,也未必可以称得上“纵横家”。准确地说,这是一部纵横言论集。

承蒙学术界前辈和朋友的支持和帮助,终于完成了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又实现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

但是由于水平所限,资料所限,书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权且算作初稿,以为引玉之砖。

房立中

1995年5月

论纵横家

房立中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是纵横家历史形象的生动写照。纵横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年代，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孟子称这一时期为：“圣人不作，诸侯放肆。”（《孟子·滕文公》）庄子称这一时期为：“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鬼谷子称这一时期为：“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贪利诈伪者作。”（《鬼谷子·抵巇》）在这样一个诸侯争雄、凌弱暴寡的时代，富国强兵成了每一诸侯国的当务之急。在当时，讲求实用的兵家、法家、纵横家的主张，比儒家、墨家、道家更容易为各诸侯国所重视和采纳。于是“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较势。”（《文心雕龙·诸子》）李斯称这是：“布衣弛骛之时”，“游说者之秋”。（《史记·李斯列传》）

一、纵横家的起源与演变

《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

上诈诿而弃其信。”《隋书·经籍志》称：“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周官掌交以节与弊，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论以九税之利，九信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戒之威是也。佞人为之，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

《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以便图天下之事，比邦国之功，陈天下之谟，协诸侯之虑，发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结诸侯之好，除邦国之患，谕诸侯之志，交诸侯之福，赞诸侯之喜，补诸侯之灾，辨诸侯之命，等诸侯之爵，同邦国之礼。《周礼》又有“小行人”，小行人的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此外负责与诸侯交往的官职还有：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掌察、掌货贿、朝大夫、都则、都士、家士。这些人分别负责礼仪、翻译等项事宜。从《周礼》的记载来看“行人”是周王室的命官，其职能主要是管理所属邦国。因各邦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这里也有外交的因素。但是“行人”的职责主要是接待，并不是巡访。因此，行人还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外交官。按《周礼》所言对王室以外所属各邦国的巡访主要由掌交负责，因此掌交更近似外交官。在周代君臣之间往往赋诗见志，故“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当时主管对邦国交往的“行人”及其下属“掌交”都要会诵诗，都需要“明辩说”、“善辞令”。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有了“行人”。这些行人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以接待为主要职责，而是以出使为主要职责。他们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而是平等的交往关系，这时的“行人”与现代的外交官更为近似。《左传》中提到的有名的行人有晋国的子朱、子员，郑国的子羽、公孙挥，吴国的且姚、伍员等等。从《左传》的记载看，春秋时期

的“行人”参与弭兵，参与谋划，参与政治斗争。因此，有的被扣押，有的被杀死。在这时，“行人”更需要“明辩说”，“善辞令”。《左传》中记载了许多行人的游说辞。如郑国行人子羽评楚王郢敖即位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这俨然是一句四言比兴诗。他把令尹王子围比作松柏，而把新即位的郢敖比作松柏之下的小草，其不相适宜的道理跃然纸上。又如楚国行人申包胥为抗吴救楚求救于秦哀公。他首先向秦王游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这里既有“比兴”又有“抵牾”。而秦哀公则以外交辞令相推托，让申包胥在宾馆休息等候答复，申包胥反复哭诉，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嚎啕不止。终于打动了秦哀公，哀公咏《无衣》，以传统的外交方式表示同意出兵。这一事件发生在春秋末期，在这场交涉中既保存了传统的“咏诗”应对，又出现了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

到了战国时代，“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合纵或连横成了当时针锋相对的两种策略。一些策士和说客，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奔走于各国之间，或献身于合纵或依附于连横。以往人们多认为纵横家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百姓不亲，诸侯不信。其实历史上对苏秦、张仪的否定，往往是从某一国的利益出发的，如《荀子》、《吕氏春秋》等均是从齐国的角度否定苏秦。而有些史籍中则肯定了这些纵横家的献身精神。如《说苑·君道》把苏秦、邹衍、乐毅等并称“四子”。邹阳则称苏秦为燕之尾生。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又把伊尹、吕牙、苏秦并列，这些都是从燕国的角度对苏秦的赞扬。战国时的纵横家，多出身于士的阶层，他们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势力，而是依附于某政治集团的。一般说来都是各为其主的。他们首先是通过游说来推销自己，一旦被任用，并有所作为，便成了纵横天下的政治家。纵横家就其学术来说是一个学派，是诸子百家之一；就其实践来说，它类似外交家，是比一般外交官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作用更突出的外交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

产物。

秦统一中国以来,纵横家作为一门学说仍在流传,但是在统一的国家内部,纵横家已失去了继续保持原有地位的必要性,集于其一身的一些权力和职责又归还于各职能部门,它又为国家的命官所代替。这似乎是对“行人”职能的复归,当然是更高一级的复归。

纵横家出于“诵诗三百,使于四方”的行人之官。“明辩说”,“善辞令”,比兴讽喻,铺陈扬厉,讲究语言艺术。因此,有些纵横人物又是辞赋名家。辞赋家之祖屈原就曾是“出则为王迎接宾客,应对诸侯”并“娴于辞令”的外交能人。只是在因谤被逐之后才赋《离骚》,名传青史,然而世人很少知道屈原的辞赋才华是在外交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在秦统一六国之后,辩士们无以施其计,陆贾、邹阳等纵横术士又转而进行诗赋创作,最后都成了有名的辞赋家。

二、纵横家的性格特征及其悲剧命运

纵横家多出身贫贱,却雄心勃勃。张仪被认为“贫无行”,到苏秦手下去谋职,不得不吃仆妾之食。苏秦“起阉閤”,曾穷困潦倒,受尽冷落。虞卿穿着草鞋,背着雨伞四处游说。甘茂为仆人,邹阳是门客,公孙衍曾“无事”,鄙食其乃酒徒,范雎家贫无以自资,蔡泽因贫而求卜,企盼时运。李斯本是法家代表人物,但他的活动也有纵横家色彩。李斯在入秦之前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那些出身卑贱而欲取卿相之尊的一批士人的心态。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向荀卿告辞曰:“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

纵横家多智睿超群,又才华卓异。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

突出的两大纵横家是张仪、苏秦，两人皆学于世外高人鬼谷子门下。史称：苏秦“东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又称：张仪“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鬼谷子似因有此二位高徒才被后人奉为纵横家的始祖，鬼谷子有高深的学问，其同名著作是纵横家独传之子书。司马迁称苏秦“智有过人者”，而苏秦又自以为不及张仪。虞卿才华横溢，游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金壁，二见封上卿。司马迁赞曰：“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策划，何其工也！”甘茂曾随史举学百家之言，被苏代称为：“非常士也，自清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李斯随荀子学帝王之术，知《六艺》之归。范雎被司马迁称为“一切（代）辩士”。蔡泽被称为“天下雄俊弘辩之士”，“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樗里子滑稽多智，被称为“智囊”，秦人有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纵横家多意志非凡，且坚韧不拔。苏秦与张仪俱随鬼谷先生学术，后游说诸侯多次碰壁，回到家里又受到亲人冷落。苏秦虽自惭、自伤，但并不气馁，“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终于学成揣摩。张仪贫而无行，被诬为盗贼，掠笞数百，其妻曰：“汝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君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终于说秦成功。范雎、蔡泽“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仍不灰心，最后皆得任秦相。

纵横家多雄才大略，并功勋显赫。他们以布衣之位，直面各国诸侯，以三寸之舌，对百万之师。张仪雄才大略风云一时，公孙衍俊异豪伟佩五国相印，首为约长，在当时就有人称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丈夫。苏秦智慧过人，佩六国相印，烜赫一时，司马迁把他与张仪并称为“倾危之士”。范雎、蔡泽“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鲁仲连“不恤于诸侯”，“抑卿相之权”。唐且机智雄辩“不辱使命”，蔺相如正气浩然，“完璧归赵”。纵横家以其非凡

的胆略、卓异的辩才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雄壮的活剧，留下了不朽的功业。

纵横家常死之惨烈，又独蒙恶声。纵横家事人主易触逆鳞，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纵横家入敌国身居险境，朝为坐上宾，而夕为刀下鬼。张仪一生不择手段为秦国效力，最后却受多方诋毁，不得不设计躲到魏国，并死于他乡。孟子称其“恶足为大丈夫！”苏秦为燕而行间齐国，被刺，在将死之时为设计捉刺客让齐王将自己车裂。因其“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甘茂被谗，惧而出走，流落异国。酈食其在说服齐王时，韩信率兵攻齐，齐王误以为被酈食其出卖，将其烹死。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互诋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荀子·臣道》称纵横家：“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用态臣者亡。”《吕氏春秋·知度》：“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鞮，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

自汉以后，直到清代，由于儒家一直占统治地位，又由于国家统一，闭关锁国，自称天下，没有纵横家施展才华的条件，纵横家一直处于被贬抑的地位。《淮南子·说山》：“苏秦善说而亡国。”《说苑·尊贤》：“宋用唐鞮，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废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

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长短经·正论》)宋濂的《鬼谷子辩》称：“鬼谷子三卷，《唐志》以为苏秦之书。……皆是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债，天下用之则失天下。”

纵横家固然有追名逐利、不择手段的一面，因此授人以柄，被后世嘲笑、贬毁。但是自秦汉以来这些批评多是一面之言，多有不实之辞。基于此，司马迁出以公道，为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列传，他在《苏秦列传》中说：“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固列其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三、纵横家的主要著作及其学说

纵横家推鬼谷子为师祖，其独传之书是《鬼谷子》，其实务全书是《战国策》。此外还有许多已失传的著述。《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载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煨》二篇，《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蒯子》五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隋书·经籍志》纵横家类有：《鬼谷子》三卷，又注有《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宋史·艺文志》的纵横家类又载《战国策》三十三卷。

从历代志书著录的纵横家书目来看，所能保存下来的纵横家书越来越少。《汉书·艺文志》中尚有十二部，至明清，大部分已散失。《明史·艺文志》中未列纵横家一类。《清史稿·艺文志》中亦未列纵横家。而清代焚书目录中却有苏秦的《揣摩成》。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分为纵横家书。这部分内容多是苏秦言论。唐兰、杨宽先生都认为这是苏秦书。唐兰先生称：这部分帛书“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

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①杨宽先生称：“这部帛书所根据的，应是一部比较原始的《苏子》。”^②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把这部帛书当作《苏子》来读。这部苏秦书的出土对纵横家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使一部十分重要的纵横家书在失传了两千多年后得以重见天日，它为纵横家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真实可信的依据。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纵横家著述来看，纵横家的理论还算是完整系统的，与儒家、法家有广泛的联系，特别与兵家在性质上更为相似。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谋略，二是法术。纵横家与兵家一样，都主张依靠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去战胜敌手；都主张赏罚分明，靠法制治理国家；都主张权衡利弊，随机应变；都主张神机妙算，运用智谋；都主张正道、诡道并用，兵不厌诈。纵横家与兵家一样都讲究上、中、下三策，都讲究知己知彼，都讲究深谋远虑。

兵家在政治上分为敌对双方，而纵横家则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他们所运用的基本原则就像武器一样，可以为各方面所利用，可以用于一强，也可以用于众弱。同一部《孙子兵法》可以为孙臆运用，也可以为庞涓运用。同一部《鬼谷子》可以为张仪所用，也可以为苏秦所用。两者也同样需要讲究国际间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就总体而言即是战略。站在同一国家立场的兵家与纵横家在战略上所面临的对象是一致的，所依赖的条件也是一致的。有时用语都是一致的，如“远交近攻”等。因此西汉任宏校兵书时在兵权谋类列有《苏子》和《蒯子》。纵横家与兵家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总是先分析敌我双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人心向背等等。用纵

^① 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127页。

^② 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168页。

横家的话来说就是：“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要度于大小，谋于多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在战术上和方法上，兵家与纵横家则各有自己的体系。兵家凭借百万雄师；而纵横家凭借三寸之舌。兵家有自己的一套阵法、战法；而纵横家有自己的一套说服法术和技巧。这些主要反映在《鬼谷子》一书中。其主要内容包括：捭阖、反应、内捷、抵牾、飞钳、忤合、揣情、摩意、量权、谋划、决疑、符言、转丸等方法和技巧。

兵家学说与纵横家学说分别是战争实践和外交实践的反映。因战争与外交密不可分，兵家学说与纵横家学说也必然紧密相联。西方著名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有句至理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①并进一步解释说：“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②中国兵家学说与纵横家学说的联系与区别是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最深刻的揭示。纵横家的活动是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形式，兵家的实践也是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形式，一种特殊的形式、暴力的形式。他们同在研究两个对立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不过一个用以指导文斗，一个则用以指导武斗。两种斗争手段各有长短、互相依赖、互相配合，往往交替使用。

四、纵横家学说的历史沿革及其现实价值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7月第1版，第43页。

②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7月第1版，第894页。

纵横家的智谋和技巧被称为纵横术,在战国时期及秦汉之际,纵横术一直是一门显学,史书中记载当时学纵横术的有:张仪、苏秦、主父偃、边通等。这一时期编辑的有关纵横术的集子的名称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苏子》、《张子》等许多种。后来刘向据这些资料编成《战国策》。《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的子书,是讲基本理论的,而上述这些以不同方法编辑的集子则是实用性的游说辞。在春秋战国之时重视说服术的不止纵横家,儒家的子贡便是说服术大师,孟子也是说服高手。《虞氏春秋》十五篇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在儒家类,其中的《揣摩》等篇就是纵横家书,其作者虞卿也是著名的纵横家。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更是能言善辩,到处游说。“战国时代的法家也是讲究游说的。邹忌曾用弹琴比喻国君和相国运用法令来统治的道理,游说齐王,因而出任国相。……商鞅曾多次改变游说的方式,用‘强国之术’说动了秦孝公,因而得到重用,实行了变法。……战国末年集大成的法家韩非,虽反对纵横家,把纵横家列为‘五蠹’之一,但是他主要反对纵横家的是不讲法治而专讲依靠外力,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图谋私利。他们对于游说还是十分讲究的。……《韩非子》中就有《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都是他积累汇集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说资料。《说林》就是把游说故事汇集起来的意思,《储说》就是把游说故事积累起来的意思。……由此可知这类战国游说故事,不仅纵横家把它作为学习资料,法家也同样地把它作为研究资料。”^①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纵横家的著述日渐散失。得以流传的仅有一部子书《鬼谷子》和一部游说辞总集《战国策》。这两部著作在秦汉以后一直作为纵横家的代表作不断流传。同时,

^① 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12月第1版,第160页。